



台貴二寶威儀傳

三條山會中  
松館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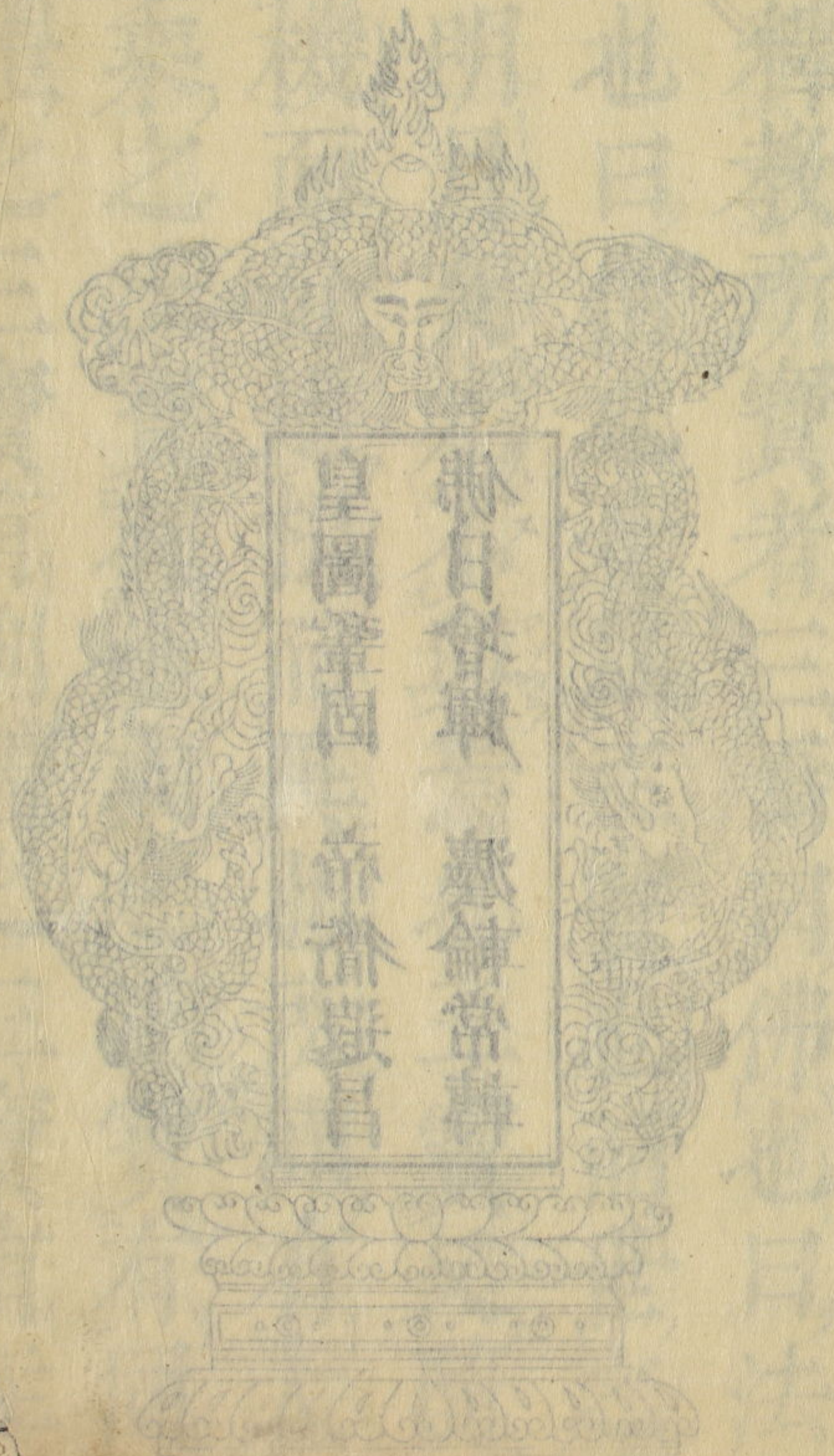
卷之五

千厓文庫  
文庫24  
A 589  
1





文庫24  
A589  
1



御日尊  
皇圖鞏固  
帝德敷昌



三緣山會  
旭松館藏

拾遺三寶感應傳序

釋教所寶者三焉曰佛也曰法也曰僧也是為三寶也而世之明月夜光不與焉也三寶又隨機而分逐根而異也所謂有大乘之三寶有小乘之三寶有同體之三寶有別體之三寶有住



皇圖鞏固 帝術遐昌  
佛日增輝 灑輪常轉



持之三寶矣別體也同體也小  
 乘也大乘也者肄習其教者所  
 知也而是教之體也是教之質  
 也上世所盛行而今世幾絕也  
 今日愚夫愚婦之所共知世猶  
 存者惟住持三寶而已謂泥龕  
 塑像為佛寶也黃卷赤軸為法

寶也剃髮染衣為僧寶也譬之  
 猶如告朔之餼羊是三寶之標  
 也是三寶之相也遺法寄之而  
 住持所以名住持三寶也雖然  
 今舉其遺法則天地神祇無不  
 順之歲或旱潦民欲暘若雨若  
 而以其法祭禱則天地之雨暘



黜不之應民怖畏厄難之中持  
 誦其法而刀杖摧折枷鎖斷壞  
 風浪恬息惡獸避走其顯效冥  
 感史傳傳其事不絕記且夫幽  
 冥佈然要其法洗滌罪垢免於  
 陰譴感動妻子形於夢寐者典  
 籍之所載耳目之所接不可誣

况上自賢哲之倫下抵輿僮暴  
 悍之徒以其法感化翹翹然喜  
 於為善齋戒止殺放生為慈為  
 仁為廉為恭者比以爵祿淬厲  
 者相半於天下而感其內則釋  
 教有盛焉嗚呼天下之至公者  
 無如天下古今之人情天下之



不可欺者莫過於天地神明也  
天下之人力之不能恤無知之  
何者無如幽冥今天下古今之  
人情嚮其法若是天地神明順  
其法如彼幽冥憑其法如此則  
佛法豈不天下之至誠天下之  
至明天下之至神天下之至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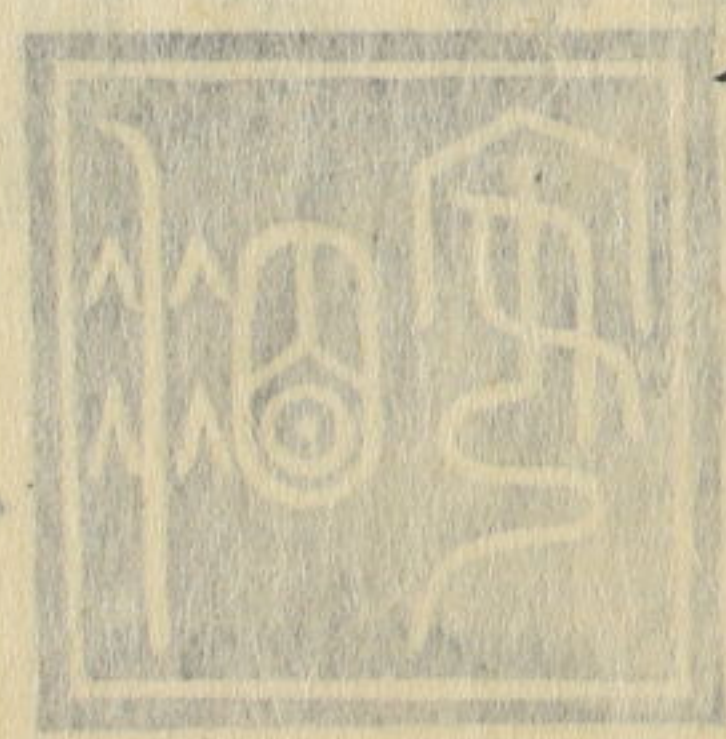
乎不然則何叔世舉其區區之  
遺法而感格至如此乎由是觀  
之世之排其法而爲虛誕者斥  
其法而爲宜於夷不宜於華者  
昧天理違人情逆神明背幽冥  
壞人爲善損已陰德之至者也  
豈可畏而不戒哉三寶感應之



有傳古也其迹出於佛書者舊傳既備也今之所收者蓋出於儒氏之所記而多舊傳之所不及者也故名曰拾遺三寶感應傳其書全仍舊文不裁長補短者尚乎信也軌迹具存世之君子宜揆之於天地神明察之於

四海之人心考之於幽冥報應可斥耶可奉耶勿貪一時之虛名召萬劫之實禍矣

皆



受寶因年六月廿六日錄出立文水



延寶四年六月九日病比丘玄光

書于月海隱池之打睡菴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四', '或', '之', '人', '心', '等', '之', '人', '欲', '幽', '冥', '辨', '滅'.

拾遺三寶感應傳目錄

○卷之一

周

釋迦降誕現瑞遠及於震丹

釋迦說法現瑞波及於震丹

釋迦入滅現瑞遠及於震丹

孔子知釋迦是聖人

漢

佛經將被及震丹而明帝發靈夢

三國

魏勒那摩提

吳康僧會



晉

沙門仕行

沙門佛調

抵世常

董青建

史世光

張融

李清

張崇

竺法純

○卷之二

沙門耆域

捷陀勒

杜願

李恒

董吉

釋曇邃

樂荀

釋開達

晉

鼓釋道泰

呂竦

沙門靜生

竇傳

竺法義

竺長舒

南郡掾

亭湖神

王懿

僧法洪

郭宜

徐榮

張應

周璫

王珉妻

白道猷

謝尚

周閔

謝敷

光明寺



何充

闕公則

桓溫

釋僧朗

釋法安

孫稚

沙門康法朗

釋道安

宮亭廟

趙

石長和

居竺道容

滕普

郭宣之

釋法相

胡茂回

唐遵

羊祐

沙門法顯

王鎮惡

符秦

徐義

阿育王像

姚秦

○釋法智

宋

宋鬼國

馬虔伯

魏世子

李及之

吳興經堂

劉

畢覽

蘇慧

釋道罔

劉齡

費崇先

陳秀遠

蒲坂精舍

司馬文宣



撰述

拾遺三卷馬應傳卷之三

李且

孫道德

張興

曇無竭

車母

邢懷明

王球

竺慧慶

卞悅之

張暢

王玄謨

伏萬壽

○卷之三

宋

彭子喬

釋慧和

釋智達

道溫法師

沙門道罔

陳安居

齊僧欽

趙習

程德度

王胡

鄭鮮之

沙門僧規

釋曇典

郭銓

蔣小德

沙門竺慧熾

○沙門慧遠

韓徽

足慧木

羅與妻費氏

趙泰

謝晦

足智通

王襲之

周宗

沈僧復

僧道志

唐文伯

明本

合書三言或雜傳卷之三

九



撰述  
推選三審原成傳卷之

命氏二女

宗琰

釋慧全

南北

盧景裕

○卷之四

梁

陶弘景

附釋蜜誌

郭祖深

蕭瑀

阿專師

仇那跋摩

釋慧嚴

胡庇之

崔浩

阿育王塔

庾詵

通公

後魏閣官

孫敬德

五侯寺僧

魏

慧凝

釋志湛

盧光

齊

靈隱寺

○釋弘明

建安王

刺阿禿師

竟陵王

南齊禪林寺尼淨秀行狀

沈約

目錄

合遺三審成集專卷之二



撰述

推選三宮殿元傳卷之

五

後周

張元王

陳

張氏王

○卷之五

隋

大業客僧

崔彥武

麥積山

僧澄空

釋法喜

武帝

嚴恭

蛤像

趙文若

東山沙彌

姜畧

釋慧侶

辛彥之

新繁縣書生

睦彥通

慕容文策

僧慧悟

唐

釋知苑

○釋一行

明達師

釋玄覽

張無是

趙文昌

蒯武安

杜之亮

沙門法藏

萬迴師

無畏

華嚴和尚

洪昉禪師

道嚴師

刊本

合貴三宮殿元傳卷之

六



唐書卷之六

邢曹進

法琳道人

無畏三藏

○卷之六

唐

普賢社

席豫

牙將子

釋法誠

王弘之

襄陽老姥

陸懷素

僧齊之

裴休

王乙

裴休

王乙

裴休

釋道積

張法義

崔義起妻

姜勝生

并州人

雋州縣令

王義逸

劉摩兒

傅弈

龍興寺主

豐州烽子

太原孝廉

○陸康成

任自信

劉逸淮

薛孤訓

武宗

王琦

睦仁禱

魏恂

陳哲

張鎰

李廷光

薛嚴

段文昌

孫咸

日本 唐書卷之六



撰述

拾遺三窟感應傳卷之七

七

僧智燈

左營伍伯

○卷之七

唐

李虛

王宏

李惟燕

三刀師

劉鴻漸

陳昭

王儒

王氏

宋衍

蕭胤

李武

盧氏

田氏

孫明

宋參軍

張嘉猷

王忠幹

李元一

魚萬盈

○強伯達

王沔

軍營中天王形像緣起

曇韻禪師

蘓長安

冀州頓丘縣老母李氏

悟真寺僧

史阿擔

崔文簡

呂文展

于李回

僧惟恭

鄒和尚

釋智聰

李山龍

尼法信

徹師

釋道俗

石壁寺僧

姚待

長安縣繫囚

日本

拾遺三窟感應傳卷之七

八



撰述  
推選三書局原傳卷之二

柳儉

趙文信

劉弼

袁志通

章克勤

沈嘉會

馬子雲

雲花寺觀音

無畏師

司馬喬卿

孫壽

徐善才

杜智楷

許儼

僧道憲

成珪

熊慎

鄭師辨

○卷之八

唐

董雄五

釋智興

唐晏人

孟知儉

李昕

張御史

李元平

牛騰

乾符僧

長沙人

王掄

○開元選人

費子玉

劉公信妻

長樂村聖僧

婺州金剛

李思元

薛濤

楊師操

周哲滯事

齊君房

孫思邈

題

合遺三書局原傳卷之二

七



卷之九人

李大安

萬佛山

錢方義

巴南宰

兗州軍將

○卷之九人

唐

沙門道林

不空三藏

康仲戚

开行立

聖鍾山

董觀

潘果

元初

楊復恭弟

僧伽大師

董進朝

吳可久

僧法正

沙彌道蔭

勾龍義

何軫妻

王翰

倪勤

張政

岑文本

蔡州行者

殭僧

許文度

賈道羨

何老

趙安

王殷

甯勉

高涉

皇甫恂

鄭鮮

販海客

雞卵

湯安仁

曹州濟陰縣精舍



撰述

李思一

戍城佛像

李觀

丘修行

高紙

竇德玄

李岡

王令望

何滌

李丘一

裴宣禮

章知

清禪寺純金像

豆盧夫人

陳文達

白仁哲

宋義倫

王陟

陳惠妻

張玄素

于昶

吳思玄

渝州蓮花

僧伽彌多羅

阿足師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卷之十

僞蜀

開照寺盜

潼江軍

宋

太祖御贊佛牙

仁宗御贊佛牙

裴齡

僧惠寬

夏侯均

歐陽詹

僧紹明

真宗御贊佛牙

羅漢

目錄

合貴三宮成集傳卷之二



猪齒曰化佛贊 并序 晁補之無咎  
陳堯咨 張逸

元

金剛經靈異贊 有序 宋景濂

梅檀瑞像記

明

觀音贊 宋景濂

永樂帝

時代未考

銀山老人

歐陽璨

商居士

法門寺

涓濱釣者

毛德祖

李儒俊

沈甲

張達

高荀

史雋

僧法慶

劉度

南宮子敖

薛少殷

雍州僧

韓光祚

新昌坊民

鄧成

盧弁

崔善冲

劉式之

葛濟之

何曇遠

李洽

章氏子

黃山瑞像

鉗耳含光



撰述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一

三

崔平業

丁零

贅肉

西明寺

明相寺

僧義孚

般若彌伽薄

王明幹

拾遺三寶感應傳目錄 終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一

打睡菴主玄光輯

周

釋迦降誕現瑞遠及於震丹

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

有云九年甲寅又非四月八日

大地宮殿震動池井汎溢日有重輪五色祥光入貫

太微徧照西方王問群臣莫測其祥太史蘓由筮之

得乾之九五由曰此西方聖人降誕之相却後千年

教法來此王命鐫石記之置之南郊天祠前

白馬寺記

出周書異記及

釋迦說法現瑞波及於震丹

日本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一



周穆王二十三年數有光明來照王都疑戎寇至遣相國呂候出師防之乃西方聖人說法度人流光遠及也出周書異記

釋迦入滅現瑞遠及於震丹

穆王五十三年壬申

有云五十二年壬申者非

二月十五日大地

震動狂風折木江河鼓濤池井沸湧鳥獸悲鳴日午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王憂及社稷召太史詹多筮之曰吉願王無憂此西方聖人示滅異感也出周書異

記及白馬寺記

孔子知釋迦是聖人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

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林希逸口義云西方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佛而何然則佛之書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傳於天下久矣出列子仲尼篇



後漢

佛經將被及震丹而明帝發靈夢  
 後漢明帝諱莊光武第四子永平三年庚申四月八  
 日帝寢南宮夢金人長丈六項佩日光胸題卅字飛  
 行殿庭去來無礙且問群臣時太史傅毅進曰臣聞  
 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國子博士  
 王遵對曰臣按周書異記云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  
 四月八日有聖人生於西方今陛下所夢是也帝以  
 爲然即遣定遠將軍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  
 十八人使西域訪求佛道六年癸亥蔡愔於天竺隣  
 境月支國遇摩騰竺法蘭得佛倚像并梵本經六十

萬言載以白馬相與東還八年乙丑蔡愔等達洛陽  
 摩騰入闕獻經像帝大悅館於鴻臚寺法蘭亦間行  
 而後至十年丁卯敕於洛陽城西立白馬寺以居之  
 以白馬馱經遂名白馬寺佛寺始此是年騰蘭譯四十二  
 章經十一年戊辰帝幸白馬寺騰蘭進曰寺東何館  
 帝曰昔有阜夷之復起夜有異光民呼聖塚騰曰昔  
 阿育王藏佛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震且之境  
 有十九處此其一也帝與俱往禮拜忽有圓光現塚  
 上光中有三佛帝大悅曰不遇二大士安知大聖遺  
 祐哉詔塔其上高二百尺明年光又現有金色手出  
 塔頂帝幸瞻拜光隨步武十二年詔以釋迦佛像奉



撰述  
拾遺三書卷之十一  
安顯節陵清涼臺二處供養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  
之次五嶽并諸山道士褚善信等七百餘人表言佛  
法虛偽騰蘭乃言佛法水火不能壞請驗之帝乃敕  
尚書令宋庠以正月十五日大集白馬寺築壇焚經  
道士盡出奇經秘訣與沙門所持來經像就焚之道  
經俱燼惟佛經像儼然善信等皆自愧欽服帝至是  
彌加崇敬佛法自此興焉出漢法本內傳  
唐太宗文皇帝製題焚經臺詩云門徑蕭蕭長綠苔  
一回登眺一徘徊青牛謾說函關去白馬親從印土  
來確定是非憑烈焰要分真偽築高臺春風也解嫌  
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

三國

勒那摩提

魏勒那摩提中天竺人博文瞻學明悟禪理初至洛  
陽譯十地論帝每令講華嚴精義穎發嘗處高座忽  
有持笏執東者形如尊官云天帝來請法師講華嚴  
經都講維那咸亦須之講席衆僧一時同見師解怡  
微笑告衆辭訣卒於法座其都講等同時入滅出華嚴感應傳

康僧會

吳主皓始卽位徧毀神祠波及梵宇臣僚諫曰先帝  
感瑞剎寺不可毀也皓乃遣張昱往告康僧會會控



其辭理辨鋒出昱不能屈歸以會才高聞皓召至問  
 曰佛言善惡報應可得聞乎會曰明主以孝慈治天  
 下則赤鴉翔而老人名星見以仁德育萬物則醴泉列  
 而嘉禾茁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  
 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  
 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然則周  
 孔既明安由佛教會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畧示其跡  
 佛教不止淺言故詳示其要皆為善也聖人惟恐善  
 之不多陛下以為嫌何也皓無以對之遂罷皓有疾  
 請會說法悔罪會為開示玄要及授五戒少頃疾愈  
 由是奉會為師崇飾寺塔出法苑珠林

晉

沙門仕行

晉沙門仕行者潁川人也姓朱氏氣志方遠識字沉  
 正修心直詣榮辱不能動焉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  
 而章句闕畧義致弗顯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至  
 于闐尋求經藏踰歷諸國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仕  
 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怪不與曰邊人不識正法將多  
 惑亂仕行曰經云千載將末法當東流若疑非佛說  
 請以至誠驗之乃焚柴灌油煙炎方盛仕行捧經涕  
 淚稽顙誓曰若果出金口應宣布漢地諸佛菩薩宜  
 為證明於是投經火中騰燎移景既而一積煨燼文



字無毀皮牒若故舉國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法鏡齋送梵本還至陳留浚儀倉垣諸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萬言河南居士竺叔蘭練解方俗深善法味親共傳譯今放光首品是也仕行八十乃亡依閻維之火滅經日屍形猶全國人驚異皆曰若真得道法當毀壞應聲碎散乃斂骨起塔出冥祥記

沙門耆域

晉沙門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來將遊關洛達舊襄陽欲寄載船北渡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比船達北岸耆域亦上舉船皆驚域前行有兩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頭虎便入草於

是南北岸奔往請問域曰無所應答及去有數百人追之見域徐行而衆走猶不及惠帝末域至洛陽洛陽道士悉往禮焉域不為起譯語譏其服章曰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誠但為浮華求供養耳見洛陽宮曰忉利天宮髮鬚似此當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為之不亦勤苦乎沙門支法淵竺法興並年少後至域為起立法淵作禮訖域以手摩其頭曰好菩薩羊中來見法興入門域大欣笑往迎作禮捉法興手舉著頭上曰好菩薩從天人中來尚方中有一人廢病數年垂死域往視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下病人於地卧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紵布覆之梵唄三偈



訖爲梵咒可數千語尋有臭氣滿屋病人曰活矣域  
令人舉布見應器中如汗泥者病人遂瘥長沙太守  
滕永文先頗精進時在洛陽兩脚風攣經年域爲呪  
應時得申數日起行滿水寺中有思惟樹先枯死域  
向之呪旬日樹還生茂時寺中有些法行善談論時  
以比樂令見域稽首曰已見得道證願當稟法域曰  
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得道者  
當授所未聞斯言八歲沙彌亦以之誦非所望於得  
道者域笑曰如子之言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人  
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卽自得以我觀之易耳妙  
當在君豈愠未聞京師貴賤贈遺衣物以數千億萬

悉受之臨去封而留之唯作幡八百枚以駱駝負之  
先遣隨估客西歸天竺又持法興一納袈裟隨身謂  
法興曰此地方大爲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域發送者  
數千人於洛陽寺中中食訖取道人有其日發長安  
來見域在長安寺中又域所遣估客及駱駝奴達燉  
煌河上逢估客弟於天竺來云近燉煌寺中見域弟  
子漂登者云於流沙北逢域言語欵曲計其旬日又  
域發洛陽時也而其所行蓋已萬里矣

出冥  
祥記

### 沙門佛調

晉沙門佛調不知何國人往來常山積年業尚純朴  
不表辭飾時咸以此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



居去寺百里兄婦病甚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麤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且來兄驚曰和尚且初不出寺汝何容相見兄弟爭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升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橫卧窟前調語曰我奪汝居處有愧如何虎弭耳下山隨者駭懼調自剋亡期遠近悉至乃與訣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欲永存若能盪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

同衆咸涕流調還房端坐以衣裳頭奄然而終終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岩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問和尚尚在此耶答曰吾常自在耳具問知故消息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見其屍出冥祥記

捷陀勒

晉捷陀勒不知何國人也嘗遊洛邑周歷數年雖敬其風操而莫能測焉後語人曰盤鴟山中有古塔寺若能修建其福無量衆人許之與俱入山既至唯州木深蕪莫知基朕勒指示曰此是寺基也衆試掘之



果得塔下石礎復示講堂僧房井竈開鑿尋求皆如其言於是始疑其異寺既修勒為僧主去洛百里每朝至洛邑赴會聽講竟輒乞油一鉢擊之還寺雖復去來早晚未曾失中晡之期有人日能行數百里者欲隨而驗之乃與俱此人馳而不及勒顧笑曰汝執吾袈裟可以不倦既持衣後不及移晷便已至寺其人休息數日乃還方悟神人後不知終出冥祥記

抵世常

晉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晉人作沙門世常奉法精進潛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焉僧眾來者無所辭却有一比丘姿形頑

陋衣服塵弊跋涉塗澤來造世常常出為作禮命奴取水為其洗足比丘曰世常應自洗我足常曰年老疲瘵以奴自代比丘不聽世常竊罵而去比丘便見神足變身八尺顏容瓌偉飛行而去世常撫膺悔歎自撲泥中時抵家僧尼及行路者五六十人俱得望視見在空中數十丈上了了分明奇芬異氣經月不歇出冥祥記

杜願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巨富有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至願將以作禮捉



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純是君兒也。如  
何百餘日中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在  
西天騰空而去，香氣充布，彌日乃歇。出冥  
祥記

### 董青建

晉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為越騎  
校尉。初建母宗子及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  
上當有青誌，可名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  
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愠色。見者咸異之。  
至年十四，而州迎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為水曹  
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必不振濟。至十八  
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絕。願母自割

不須憂念。因七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齋前。其夜  
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即當有造像道人來迎。  
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說  
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六像，垂成。賢子乃  
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喪也。遂葬寺邊。三  
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祭於墓東。見建如生  
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舉  
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  
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  
眠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往  
在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



切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主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以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母不父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云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宗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今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部羊

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止五三年耳自今以後毒癘歲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不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縣羊布張永王玄宋謨蕭惠明梁季父也賢明遂以出家名法

藏也

出冥  
祥記

李恒



晉李恒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恒謂曰君  
 福報將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官者  
 福增對滅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門但問仕官當何  
 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與一卷經恒不肯取又固  
 問榮途貴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  
 於一郡止者亦為善也恒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  
 留宿恒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大小窺視  
 復變為大鳥踣屋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門忽  
 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為西  
 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將軍大興中預錢鳳之亂  
 被誅出冥  
祥記

史世光

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七日沙門支  
 法山轉小品疲而微卧聞靈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  
 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座著衣恰具如平日語信云  
 我本應墮獄中支和尚為我轉經曇護曇堅迎我上  
 第七梵天快樂處矣護堅並是山之沙彌已亡者也  
 後支法山復往為轉小品又來在座世光生時以二  
 幡供養時在寺中乃呼張信持幡送我信曰諾便絕  
 死將信持幡俱西北飛上一青山如琉璃色到山頂  
 望見天門世光乃自持幡遣信令還與一青香如巴  
 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還便遙見世光直入天門信



復道而還倏忽乃活亦不復見手中香也幡亦在故  
寺中世光與信去時其家有六歲兒見之指語祖母  
曰阿爺飛上天婆為見否世光後復與天人十餘俱  
還其家徘徊而去每來必見簪恰去必露髻信問之  
答曰天上有冠不著天冠與群天人鼓琴行歌徑上  
母堂信問何由屢來曰我來欲使汝輩知罪福也亦  
兼娛樂阿母琴音清妙不類凡聲家人悉聞之然其  
聲如隔壁障不得親察也唯信聞之獨分明焉有頃  
去信自送見世光入一黑門尋即出來謂信曰舅在  
此日見榜撻楚痛難勝省視還也舅坐犯殺罪故受  
此報可告舅母會僧轉經當稍免脫舅即輕車將軍

報終也

出異  
祥記

董吉

晉董吉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恒齋戒誦  
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誦經所救多愈同縣何  
晃亦奉法率得山毒之病因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  
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  
初度時水尚未至吉與期設中食後比往而山水暴  
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泅遲迴嘆息良久吉既信直必  
欲赴期乃惻然發心自擔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  
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徑  
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吉頸及渡才至膝耳既得



上岸失囊經甚悲恨尋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  
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沓沓如  
有濕氣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  
家西北有山高險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  
力欲降伏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  
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寂然無妖民害稍止  
後有數人至與吉言語良久吉思惟非於潛人窮山  
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  
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  
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慮相  
犯冒恒懷不安今欲更作畀分當殺樹為斷吉曰僕

貪此寂靜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喜為此願見祐助  
鬼答曰亦復憑君不侵剋也言畢而去經宿所焚地  
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焚焉

出真  
祥記

張融

渤海張融字眉嶠晉咸寧中子婦產男初不覺有異  
至七歲聰慧過人融曾將看射令人拾箭還恒苦遲  
融孫云自為公取也後射纔發便赴遂與箭俱至棚  
倏已捉矢而歸舉坐怪愕還經再宿孫忽暴病而卒  
將殯呼諸沙門燒香有一胡道人謂云君速斂此孫  
是羅刹鬼也當斂害人家既見取箭之事即狼狽闔  
棺須臾聞棺中有撲擺聲咸輟悲駭愕遽送葬埋後



數形見融作八關齋于是便去

出宣驗記

### 釋曇邃

晉有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釋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睡中覺已身已在白馬島神祠中并一弟子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覺神送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九十疋咒願畢於是遂絕

出太平廣記

### 李清

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父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輦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甚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何時來知我家何以清云卿家暴惡敬便兩淚言知吾子孫如何答云且可敬云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在官師甚被敬禮當苦告之還內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層寺官所起也僧達常以平且入寺禮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



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  
今可改悔和尚明出當相助清還先譽中夜寒凜凍  
至曉門開僧達果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革  
爲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得不橫死  
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門  
長跪請曰此人僧達宿世弟子忘正失法方將受苦  
先緣所追今得歸命願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當易  
拔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入出云李參軍可去敬時  
亦出與清一青竹杖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言忽然至  
家家中啼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買材還家人  
及客赴監視之唯尸在地清入至村前聞其尸臭自

念悔還得外人逼突不覺入少時於是而活即管理  
敬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法寶勸信法教遂作佳流  
弟子出真祥記

樂荀

晉樂荀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富平令先從征  
盧循值小失利船舫遭火垂盡賊亦交逼正在中江  
風浪駭目荀恐怖分盡猶念觀世音俄見江中有一  
人挺然孤立腰與水齊荀心知念經有感便投水就  
之體既浮涌脚似履地俄而大軍遣船迎接敗者於  
是遂得濟出真祥記

張崇



晉張崇者京兆杜陵人也年少奉法太元中符堅既  
敗長安百姓千有餘家南走歸晉為鎮戎所拘謂為  
游寇崇與同等五人手足相械置坑中埋禁至腰各  
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崇慮望窮盡唯潔心  
念觀世音夜中械忽自破因得脫走路經一寺乃復  
稱觀世音名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云今欲  
過江東訴辭晉帝理此冤竟救其妻息心愿獲果此  
石當分為二崇拜石即破焉崇至京師發白虎樽具  
列冤狀帝乃加宥己為人所畧賣者皆贖為編戶智  
生道人目所親見其事者

出太平廣記

### 釋開達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隴採甘草為羗所執時  
羊大飢羗胡相取乃置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中十  
有餘人羗日夕烹菹唯達尚存自達被執便潛誦觀  
世音經不懈於心及明日當見噉其晨始曙忽有大  
虎遙逼群羗奮怒號吼羗各駭怖迸走虎乃前噬柵  
木得成小缺可容人過已而徐去達初見虎噬柵謂  
必見害柵既穿不入心疑其異謂是觀世音力計諸  
羗未及便即穿柵逃去夜行晝伏遂得免脫

出太平廣記

### 竺法純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元興中起寺買材  
路經湖道材主是婦人與同船俱行既入湖日暮暴



風波浪如山，船小水入，又與婦人俱行，其以罔懼，乃一心誦觀世音經。時既入夜，行旅已絕，俄有大船流至，純即乘度之。而此小船應時淪沒，大舟隨波鼓盪，俄得達岸也。出冥祥記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一

經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二

打睡菴主玄光輯

晉

釋道泰

晉沙門釋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義熙中，嘗夢人云：君命當終六七十，泰年至四十二，遇篤疾，慮必不濟。悉以衣鉢之資，厚為福施。又歸誠念誦觀世音，晝夜四日，專心不替。時所坐牀前垂帷，忽於帷下見人跨戶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視奄然而滅。驚欣交萃，因大流汗，胸體即輕。所患平差。出太平廣記

郭宣



晉義熙十一年大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為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鎖械自脫及曉還著如是復解二人遂發願若得免罪各出錢十萬上西明寺作功德少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處茂違誓不送及盧循舉兵茂於香浦為流矢所中未死之間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

出辨  
正論

### 呂竦

晉呂竦字茂高兖州人也寓居始豐縣其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綦又多巨石白日行者猶懷危懼竦自

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餘里日向暮大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照見溪中了了逕得歸家火常在前後去船十餘步竦後與郝嘉賓周旋郝所傳說出冥  
祥記

### 徐榮

晉有徐榮者瑯琊人也嘗至東陽還京定山舟人不慣誤墮洄湊中垂欲沉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觀世音名須臾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舡者踴出洄湊中公江而下日已暮天大昏暗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湧浪轉盛榮誦經不輟忽望見山頭有火焰赫奕迴



舟趣之逕得達岸既至即不復見明且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衆愕然曰風雨如此豈有火耶乃知佛力冥祐矣榮後爲會稽府督護謝敷嘗聞榮說時與榮同船者沙門支道蘊謹篤士也亦具其事爲傳亮言之與榮所說同出冥祥記

沙門靜生

西晉蜀郡沙門靜生出家以苦行致稱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每誦經時常感虎來蹲前聽誦訖乃去又恒見左右有四人爲待年雖衰老而精勤彌勵遂終其業云出太平廣記

張應

歷陽張應本是魔家取佛家女爲婦妻病因爲魔事不差妻曰我本佛家女乞爲佛事應便往精舍中見竺曇鏡鏡曰佛普濟衆生但當一心受持耳曇鏡明當往其家其夜應夢見一人長一丈四五尺從南來趨走入門曰此家乃爾不淨夢中見鏡隨此人後而白曰此處如欲發意未可以一二貴之應眠覺遂把火作高座鏡明日食時往應家高座已成夫妻受戒病亦尋瘥咸康二年應病甚遣人呼鏡連不在應死得蘓時說有數人以鐵鉤鉤將北下一坂岸岸下見鑊湯刀山劔樹楚毒之具應忘曇鏡字但喚和尚救我鉤將去人曰我是佛子人曰汝和尚字何等應忘



其字但喚佛而已俄轉近鑊湯有一人長一丈四五尺捉金杵欲撞將應去人怖散走長人將應歸曰汝命盡不復得生與汝三日中期誦三偈取和尚字還當令汝生遂推應著門內便活後三日復死鬼神傳

竇傳

晉竇傳者河內人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呂護各權部曲相與不和傳為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擊為所俘執同伴六七人共繫一獄鎖械甚嚴剋日當殺之沙門支道山時在護營中先與傳相識聞其執厄山至獄所候視之隔戶共語傳謂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得相救山曰若能至心歸請

必有感應傳先亦頗聞觀世音及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誠自歸觀其鎖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盪摧然離體傳乃復至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普濟當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開戶走出於警微之間莫有覺者便踰城逕去行四五里天明不敢復進共逃隱一林中須臾護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尋捕焚草踐林無不徧至唯傳所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還鄉里敬信異常咸信奉佛法道山後過江為謝居士數具說其事

事馬出冥祥記

日本



周璫

晉周璫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蔬食誦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八關齋及請其師竺佛密支法階佛密令持小品齋日轉讀至日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甚惆悵璫家在坂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畢本家恨不得經密益踈踏有頃聞叩門者言送小品經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袂衆所不識又非時人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少不肯進曰斯夜當來聽經比出不復見香氣滿宅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厨中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

然如故於是村中十餘家咸皆奉佛璫遂出家字曇

疑諷誦衆經二十萬言

出真祥記

竺法義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善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為治之剗出腸胃前洗臟腑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納之語義曰汝病已除夢覺衆患豁然尋得復常業故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象意者義公夢其是乎義以太原七年亡宋尚書令傅亮撰其事跡亮自云其先君與義遊義每說其事輒凜



然增肅焉

出述異記

王珉妻

晉瑯琊王珉其妻無子嘗祈觀世音云乞兒珉後路  
行逢一胡僧意甚悅之僧曰我死當為君侬子少時  
道人果亡而珉妻有孕及生能語即解西域十六國  
梵音大聰明有器度即晉尚書王洪明身也故小名  
阿練叙前生時事事有驗

出辨正論

竺長舒

晉有竺長舒者本天竺人專心誦觀音經為業後居  
吳中於邑內遭火屋宇連棟薨簷相繼皆焚長舒家  
艸屋正住下風分意燒毀一心念觀世音欲至舒家

風迴火滅合縣驚異之時有惡少年誣其靈應到後  
夜風急少年以火投屋四投皆滅少年嗟感至明乃  
叩頭首過舒云我無神力常以誦觀音為業每有事  
恒得脫免

出辨正論并冥祥記

白道猷

章安縣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峯特高可三百餘  
丈晉恭元中有外國人白道猷居于此山山神屢遣  
狼恠形異聲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誦之云  
法師威德嚴重今推此山相與弟子更卜所託道猷  
曰君是何神居此幾時今若必去當去何所答曰弟  
子夏王之子居此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



往寄憇將來欲還會誓山廟臨去遣信贈三奩香又躬來別執手恨然鳴鞞響角凌空而逝出述異記

### 南郡掾

晉南郡議曹掾姓歐得病經年骨消肉盡巫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且便往誦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為何神沙門為說事狀便將諸道家歸請讀經再病病人自覺病如輕晝得小眠如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綵衣手中有持幡杖者持刀矛者於門走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走語後眾小人云住居中總是道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出靈鬼志

### 謝尚

晉謝尚嘗夢其父曰西南有氣至衝人必死汝宜修福造塔寺可禳之若未暇立可刻杖頭作塔形見氣來可擬之尚寤從其言忽一日果有氣自西南從天而下始如車輪後漸大直衝尚家尚以杖頭指之氣便迴散凡所經處數里無子遺尚遂于永和四年捨宅造塔寺名曰莊嚴寺出建康錄

### 亭湖神

晉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于時有一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呪辟諸邪毒並皆有驗別有小僧就藏學呪經於數年學業成就亦能降伏諸邪



毒惡故詣亭湖神廟止宿誦呪伏神其夜見神遂致  
 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呪致死懷忿自來夜到神廟瞑  
 意誦呪神來出見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恒受持般  
 若聞師徒並亡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般若至夜  
 半中間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有一物其形偉大  
 壅脊驚人奇特可畏口齒長利眼光如電種種神變  
 不可具述經師端坐正念誦經刹那匪懈情無怯怕  
 都不憂懼神見形泰攝諸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  
 合掌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檀越是何神靈初來猛  
 峻後乃容豫神答云弟子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  
 然甚信敬經師又問若神信敬何意前二師並皆打

死答云前二師死者為不能受持大乘經典瞋心誦  
 呪見弟子來逆前放罵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  
 伏于時二僧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殺  
 二僧左近道俗見前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  
 看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恠競共問由具答前  
 意寔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  
 若者眾

出侯君  
素集

周閔

周閔汝南人晉護軍家世奉佛法蘓峻之亂邑人皆  
 東西播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復書  
 之又有他經數臺大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難單行



撰述  
拾遺三靈傳卷之二  
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中倉卒而去  
徘徊歎惋不覺大品忽自出外閱驚喜持去周氏遂  
世寶之至今尚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大  
品其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  
鬘貯之並緘於深篋中永嘉之亂胡母氏時避兵南  
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求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  
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  
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曾孫雲求以供養後嘗暫在新  
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子點畫分明新  
渚寺者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慧則所寫也或  
云嘗在簡靖道尼轉誦

出冥  
祥記

### 王懿

晉王懿字仲德大原人爲車騎將軍世信佛法父黃  
爲中山太守爲丁零所害懿與兄侍母南歸登涉峭  
嶮飢疲絕糧無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  
見懿等各與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懿前望浩  
然莫知揭厲俄有一白狼馴繞其前過水復返似欲  
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隨狼行水纔至膝得路歸朝後  
自五兵尚書爲徐州刺史嘗欲設齋宿昔洒掃盛列  
香華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懿遽往視  
見五沙門在佛座前神儀偉異懿心甚欽敬沙門顧  
盼依然瞻禮未竟皆竦身飛空而去親賓見者倍增



信悟出太平廣記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鎮軍將軍輔之兄子也少  
有高操隱於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  
經嘗置都下白馬寺中寺為隣火所延什物餘經並  
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畫外而已文字悉存無  
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加驚異

出冥祥記

僧法洪

晉世沙門僧法洪在瓦官寺義熙十二年時官禁鑄  
鑄洪元發心鑄丈六金像私鑄竟猶在模所司知覺

收洪楚械洪念觀音每日百遍忽夢所鑄金像往獄  
手摩頭曰無慮其像胸前方一尺許銅色焦沸當洪  
禁日國家牛馬不肯入欄時以為恠旬日有赦洪得  
免像即破模而自現也出辨正論

光明寺

洛陽宜壽里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  
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地得金像一  
軀可高三尺并有二菩薩趺上銘云晉泰始二年五  
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暉遂舍宅為光明寺  
咸云此是荀勗故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  
合聲喝賊盜者驚怖即時殞倒衆僧聞像呼聲遂擒



之出洛陽  
伽藍記

何充

晉司空廬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常於齋堂置於空座筵帳精華絡以珠寶設之積年庶降神異後大會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麤垢神情低陋出自眾中逕升其座拱默而已無所言說一堂怪駭謂其謬僻充亦不平嫌於顏色及行中食此僧飯於高座飯畢提鉢出堂顧謂充曰何侯徒勞精進因擲鉢空中凌空而去充及道俗馳遽觀之光儀偉麗極目乃沒追共惋恨替懺累日

出冥  
祥記

尼竺道容

晉尼竺道容不知何許人居于烏江寺戒行精峻屢有徵感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華藉席驗其所得果不萎焉時簡文帝事清水道所奉之師即京師所謂玉濮陽也第內其道舍容亟開化帝未之從其後帝每入道屋輒見神人為沙門形盈滿室內帝疑容所為因事為師遂奉正法晉氏顯尚佛道此尼力也當時崇異號為聖人新林寺即帝為容所造也孝武初忽而絕迹不知所在乃葬其衣鉢故寺邊有塚在焉

出冥  
祥記

關公則

晉關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晉武之世死

日本

晉書卷之三

卷之三



于洛陽道俗同志為設會於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  
 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  
 乃言曰我是關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  
 共來聽經合堂驚躍皆得親見時復有汲郡衛士度  
 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又甚信向誦經長齋  
 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逍遙眺望  
 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焉  
 馨氣充教闔堂肅然一時禮敬母自分齋人食之  
 皆七日不饑此鉢猶云尚存此土度善有文辭作八  
 關讖文晉末齋者尚用之晉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  
 浩像者作聖賢傳具載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吳興王

該曰燭日闕夏登宵衛度繼軌咸恬泊於無生俱蛻  
 骸以不死者也出冥祥記

滕普

晉南陽滕普累世敬信妻吳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設  
 齋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  
 使人衢路要尋見一沙門蔭柳而坐因請與歸淨人  
 行食翻飯于地傾葷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  
 鉢中有飯足供一眾使普分行既而道俗內外皆得  
 充飽清淨既畢擲鉢空中翻然上外極目乃滅普即  
 刻木作其形像朝夕拜禮普家將有凶禍則此僧必  
 先倒踣云普子含以蘓峻之功封東興者也沙門竺



法進者開度浮圖主也聰達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  
洛將亂欲處山澤衆人請留進皆不聽大會燒香與  
衆告別臨當布香忽有一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  
目黃腫法進怪賤牽就下次輒復來上牽之至三乃  
不復見衆坐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風揚沙梓案傾倒  
法進懺悔自責乃止不入山時論以爲世將大亂法  
進不宜入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慕故見此神異止  
其行意也出冥祥記

桓溫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頗奉佛法飯饌僧尼有一比丘  
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恒溫甚

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  
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鬻切溫怪駭而  
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荅云若遂  
凌君上刑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  
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出冥祥記

郭宣之

晉郭宣之太原人也義熙四年爲楊思平梁州府司  
馬楊以輒害范元之等被法宣亦同執在獄唯一心  
歸向觀世音菩薩後夕將眠之際忽親觀菩薩光明  
照獄宣瞻覲禮拜祈請誓願久之乃沒俄而宣之獨  
被恩赦既釋依所見形製造圖像又立精舍焉後零



撰述  
陵衡陽卒官

由冥  
祥記

釋僧朗

晉沙門釋僧朗者戒行明嚴華戎敬畏嘗與數人俱受法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留寺衣物似有竊者同旅即返果及盜焉晉大元中於奉高縣金輿山谷起立塔寺造製形像符堅之末降斥道人唯敬朗一衆不敢毀焉于時道俗信奉每有來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為具必如言果至其谷舊多虎常為暴害立寺之後皆如家畜鮮卑慕容德以二縣租課充其朝中至今號其谷為朗公谷也

山冥  
祥記

釋法相

晉沙門釋法相河東人也常獨山居精苦為業鳥獸集其左右馴若家獸太山祠大石函以盛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其廟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終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開於是取其財寶以施貧民後渡江南住越城寺忽邀遊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于冒朝貴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酖之頻傾三鍾神氣清怡恬然自若年八十九元興末卒

出冥  
祥記

釋法安

晉沙門釋法安者廬山之僧遠法師弟子也義熙末



陽新縣虎暴甚盛縣有大社樹下有築神廟左右民  
居以百數遭虎死者必一兩法安嘗遊其縣暮投  
此村民以懼虎早閉門閤且不識法安不肯受之法  
安遁之樹下坐禪通夜向曉有虎負人而至投樹之  
北見安如喜如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投戒虎踞地不  
動有頃而去至且村人追死者至樹下見安大驚謂  
其神人故虎不害自茲以後而虎患遂息眾益敬異  
一縣士庶畧皆奉法後欲畫像山壁不能得空青欲  
用銅青而又無銅夜夢人逕其牀前云此中有兩銅  
鐘便可取之安明即掘得遂以成像後遠法師鑄像  
安送一勸助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觀之遂留不

改出冥  
祥記

胡茂回

晉淮南胡茂回此人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  
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  
之至須臾頃有群鬼相比曰上官來各送走出祠去  
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  
祠邊艸中望伺望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  
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佛出淵明續  
搜神記

孫稚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  
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



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  
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  
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初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  
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  
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爲大山府  
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  
至此稚荅伯父將來欲以代譴有教推問欲鞭罰之  
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  
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  
精進繫念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  
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

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  
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邾城當有寇難事  
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秘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  
有罪謫宜爲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  
人也願父兄勤爲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  
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後費設耳當使  
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病  
殆死同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  
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爲期日垂至而便住云

云出冥  
詳記

唐遵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  
 及得蘇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  
 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違離姑姊竝歷年  
 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  
 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  
 兒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還去積  
 百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  
 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檀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  
 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得復生今為把沙之役  
 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  
 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

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  
 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為殊慶在世無幾  
 儻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觀其  
 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受法持戒慎不犯一去  
 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  
 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竝遭塗炭長受楚  
 毒焦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為善當何得  
 耶悉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  
 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  
 營殯殮遵既附屍屍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竝奉  
 大法初遵姑適南郡徐漢長姊適江夏樂瑜于小姊



適吳興嚴晚途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既差遂至三郡  
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殮  
後棺動墮車皆如叔言既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姊  
追加痛恨重為製服出真祥記

沙門康法朗

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永嘉中與四比丘西入天  
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  
蓬蒿没人法朗等下瞻禮拜見有二僧各居其一  
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汗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  
等惻然興念留為煮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  
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

移且至明晨往視容色光悅痛狀休然屋中穢物皆  
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真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  
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觀法朗等先嫌  
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  
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  
也謂朗伴云惠此居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  
法朗後還中山為大法師道俗宗之出真祥記

羊祜

晉羊太傅祜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晉名臣聲冠區夏  
年五歲時嘗冷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  
此於何取耶祜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



曰汝可自覓祐曰此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遊望逕而東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樹下探得小環李氏驚悵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亡亡後不知環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祐持環走李氏遂問之乳母既說祐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祐還為其兒里中解喻然後得止祐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祐曰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頂意甚患之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祐後為荊州都督鎮襄陽供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其故祐默然後因懺悔叙說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慇懃重也

出冥

記祥

### 釋道安

東晉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於襄陽註般若道行密迹諸經祈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一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註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道可時設食也後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享之遂成水則出法苑珠林

### 沙門法顯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勵節

日本

法苑珠林卷之三

二十九



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  
上座親事經理敕沙彌為客僧覓本鄉齋食倏忽往  
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為犬所齧顯  
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  
也後隨船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  
蒼有此事便誦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  
也當時見為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即捨宅  
為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  
雙骨各長一丈隨波騰漾掩入船中即得安流昇岸  
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未獲沂江西上暫息林  
間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鷹

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便付像將還至京詔  
令模取十軀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辨新舊任鷹採取  
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  
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  
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為僧藏之大隋開教還重光  
顯今在相州大慈寺出晉文雜錄

宮亭廟

宮或作邾

晉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  
神像見之淚出交流因標姓字則是昔友也自說我  
罪淺能見濟脫不沙門即為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  
卿真形神云稟形甚醜不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為



蛇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  
七夜蛇死廟亦歇絕出幽明錄

王鎮惡

晉梁人進士王鎮惡有學問而無善心出言多所非  
毀亦為時人所嫌輕慢佛法見僧必侮誚後以教學  
為業時有鹿溪寺僧法滿寄銅鐘一口於其學內未  
取之間鎮惡盜以鑄錢後與僧法滿對誓經年重病  
而舌彎縮口不得言既知負誓乃舍資鑄鐘贖罪至  
死口不得言出王氏戒

趙

石長和

趙石長和趙國高人也年十九時病一月餘日亡家  
貧未能及時得殯歛經四日而蘇說初死時東南行  
見二人治道在和前五十步和行有遲疾二人治道  
亦隨緩速常五十步而道之兩邊棘刺森然皆如鷹  
爪見人甚眾群走棘中身體傷裂地皆流血見和獨  
行平道俱歎息曰佛子獨行大道中前至見瓦屋采  
樓可數千間有屋甚高上一人形面壯大著皂袍  
四縫臨牕而坐和拜之閣上人曰石君來耶一別二  
千餘年長和爾時意中便若憶此別時也和相識有  
馬牧孟丞夫妻先死已積年歲閣上人曰君識孟丞  
不長和曰識閣上人曰孟丞生時不能精進今恒為



我司掃除之役孟丞妻精進居處甚樂舉手捐西南  
 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開牕見和厚相慰問遍訪  
 其家中大小安否消息曰后君還時可更見過當因  
 書也俄見孟丞執箒提箕自閣西來亦問家消息閣  
 上人曰聞魚龍超精進為信爾何所修行長和曰不  
 食魚肉酒不經口恒轉尊經救諸疾痛閣上人曰所  
 傳不妄也語久之間閣上人問都錄主者審案后君  
 名錄勿謬濫也主者案錄云餘三十年命在閣上人  
 曰君欲歸不和對曰願歸乃敕主者以車騎兩吏送  
 之長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更有轉館吏民飲  
 食儲跣之具倏忽至家惡其屍與不欲附之於屍頭

立見其亡妹於後推之踏屍面上因得蘇活道人支  
 法山時未出家聞和所說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  
 和時人也出真祥記

符秦

徐義

符秦徐義高陸人為尚書少奉佛法時兵革蜂起賊  
 獲義將加害乃埋其兩足編髮於樹至夜義專念觀  
 世音有頃忽夢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  
 驚起見防守者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既解足  
 亦得脫而遁百餘步隱草中便聞追者交馳火炬星  
 陳互繞此叢竟無見者迨明賊散義歸投鄴寺遂得



免馬

出冥  
祥記

畢覽

符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  
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既得免脫入  
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  
示以途徑安然至家出冥  
祥記

阿育王像

符秦長沙寺有阿育王像相傳是阿育王女所造太  
元中夜浮至江津漁人見異光如晝而諸寺以千人  
迎之巖然不動長沙寺翼法師者操行精苦乃率十  
僧至誠祈啟即時就輦至齊末像常夜行不知者以

梁刺之作銅聲而倒每南朝大事及災役必先流汗  
數日自像教已來最為靈應也出渚官  
遺事

姚秦

釋法智

沙門釋法智為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  
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  
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唯法智所容身處不燒始乃  
敬奉大法後為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  
裏乃隱溝邊叢棘中得蔽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  
隔溝人遙喚後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覓輒無見者  
遂得免後逕出家出冥  
祥記



釋道罔

姚秦沙門釋道罔弘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采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穴入且三里遇一澗流橫木而過罔最先濟後輩墜水而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闇罔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罔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螢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岩下由此信悟彌浚屢觀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王作鎮廣陵請罔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眾僧皆眠罔起禮拜謝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

身出見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長人著平上幘布袴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道罔道罔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罔公可為受香以覆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當此之時都不見眾會諸僧唯覩置釋迦文行像而已

出真祥記

宋

宋鬼國

宋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羅刹約言自今已後國中人家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勿復枉殺有奉佛家惟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捨別之際父母哀號便至心念佛以佛威神力故大



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歡喜同歸於茲遂絕國人

賴焉出幽明錄

劉齡

宋劉齡不知何許人居晉陵東路城村頗奉佛法於宅中立精舍時設齋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亡時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鄰家有事道祭酒魏巨常為章符誑誘村里語齡曰君家喪禍未已由奉不明神也若改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將滅其門齡遂敬延祭酒罷不奉法巨云宜焚經像災乃當除耳遂焚精舍炎熾移日唯屋而已經像幡燈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大放赤光其時諸祭酒有二十

許人有懼靈驗密委去者巨等師徒意猶不止被髮偽步執持刀索云斥佛還故國不得留中夏為民害也齡於其夕如有人毆打頓仆於地家人扶起方餘氣息遂痿臂不能行魏巨體內發疽日出血三升不一月苦死自外同伴並患癩疾鄰人東安太守水丘和傳於東陽時多見者出太平廣記

馬虔伯

宋馬虔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宜漢縣令元嘉十二年七月夜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於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克消人中



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相識楊暹等八人並著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出空天際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遼曰若能修立功德猶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而亡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勵彌至虔伯後為梁州西曹掾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為行參軍虔伯思荆楚之言心甚懼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苦不許十三年即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危篤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方有三人行長可二丈前一人衣袷垂髮頂有光後二人姿質金耀儀相端備列於空中去地數仞虔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芳移時方

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即小差虔伯所居宇卑陋於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煥耀皆是珍寶俄即所患平復出冥祥記

費崇先

宋費崇先吳興人少信佛法精勤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逕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方悟神異自惟衣帶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撤去壺即復見此人還爐於前未至席猶見二爐既至即合為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爐影耳崇先又嘗聞人說福遠寺



有欲尼者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往屬意甚至嘗齋於他家中夜忽見一尼容儀端儼著赭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崇先及見此尼狀貌被服即前夜所覩者也出法苑珠林

魏世子

宋魏世子梁郡人奉佛精進兒女尊修唯婦迷執不信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蘇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即為具設經座女雖持齋戒未常看經今即昇座誦聲清利下啟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國見父兄及已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華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故歸啟報語竟復絕母於是敬信

法教

出真祥記

陳秀遠

宋陳秀遠潁川人嘗為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寢卧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惟已將從何來一心所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明照飛流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閣危欄彩檻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之坐於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世人末有一媪年可三十青襖白裳行至秀遠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徧環髻持



香華前語秀遠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華供養佛故  
得轉身作汝復指青白姬曰此即復是我前身也言  
殫而去後指者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之時光亦  
尋滅出冥  
祥記

李及之

宋李及之迪從子登第通判安肅軍後以大中大夫  
致仕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為君臣龜鑑八十卷  
卒年八十五及之素奉佛甚謹熙寧中知潤州園中  
菜華悉成荷華仍各有一佛坐于華中形如彫刻莫  
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

蒲坂精舍

宋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大失火不可救惟精舍大  
小儼然及白衣家經像皆不損墜百姓驚異倍共發  
心出辨  
正論

吳興經堂

宋元嘉中吳興郡內嘗失火燒數百家蕩盡惟有經  
堂草舍儼然不燒時以為神出宜  
驗記

司馬文宣

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艱弟喪  
數月望且見其弟在靈座上不異平日迴違歎吟諷  
求飲食文宣試與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經言  
應得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墜此鬼中耶沈吟俯仰



默然無對。文宣卽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業報生天靈牀之鬼，是魔魅耶，非其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且請僧轉首楞嚴經，令人撲擊之。鬼乃逃入牀下，又走戶外，形稱醜惡，舉家駭懼，詈叱遣之。鬼云：餓乞食耳。經日乃去。頃之母靈牀頭有一鬼，膚體赤色，身甚長壯。文宣長子孝祖與言往反，荅對周悉。初雖恐，思久稍安習之。鬼亦轉相附狎，居處出入，殆同家人。于京師轉相報告，往來觀者，門限壘跡。時南林寺有僧與靈珠寺僧含沙門與鬼言論，亦甚欵曲。鬼云：昔世嘗爲尊貴，以犯衆惡受報，未竟果此鬼身。云：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癘，所應罹災者不悟道。

人耶而犯橫極衆多，濫福善故，使我來監察之也。僧以食與之，鬼曰：我自糧不得進，此食也。含曰：鬼多知我生何來，何因作道人？荅曰：人中來出家，因緣本誓願也。問諸存亡生死所趣，畧皆荅對，具有靈驗。條次繁多，故不曲載。含曰：人鬼道殊，汝旣不求食，何爲久留？鬼曰：此間有一女子應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難可得。比日替留，因此故也。藉亂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後不甚見形。復往視者，但聞語取時。元嘉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語文宣云：暫來寄住，而汝傾家營福，見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聽汝寄住，何故據人先亡靈筵？耶荅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屬，此座空設。



故權寄取於是辭去

出冥報記

睡菴曰人鬼道異而司馬文宣屢館鬼接語往反可怪矣予曾讀宋書吏部尚書謝弘微傳亦云弘微病遂甚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云受遣殺弘微弘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宜弘微既死與文宜分別而去

李且

宋李且字世則廣陵人也以孝謹質素著稱鄉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病心下不冷七日而蘇吟以飲粥病昔復常云有一人將信幡來至牀頭稱府君教與且便隨去直向北行道甚平淨既至城闕高麗

似今宮闕遺傳教慰勞呼且可前至大廳上見有三十人單衣青幘列坐森然一人東坐被袍隱几左右侍衛可有百餘視且而語坐人云當示以諸獄令世知也且聞言已舉頭四視都失向處乃是地獄中見群罪人受諸苦報呻吟號呼不可忍視尋有傳教稱府君放君還去當更相迎因此而還至六年正月復死七日又活述所見事較畧如先或有罪人寄語報家道生時犯罪使為作福稍說姓字親識卿伍且依言尋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當行疾痛殺諸惡人佛家弟子作八關齋修心善行可得免也且本作道家祭酒即欲棄錄本法道民諫制故遂兩事而常勸化



作八關齋

出冥報記

孫道德

宋孫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過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門謂道德曰必願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德遂罷不事丹心投誠歸誦觀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產男

出冥祥記

張興

宋張興新興人頗信佛法常從沙門僧融曇翼時受八戒元嘉初興嘗為劫賊所引逃避妻坐繫獄掠皆積日時縣失火出囚路側會融翼同行偶經囚邊妻驚呼聞梨何不賜救融曰貧道力弱不能救如何唯

宜勤念觀世音庶獲免耶妻便晝夜祈念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躡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慮有覺者乃却自械又夢向沙門曰戶已開矣妻覺而馳出守備俱寢安步而逸闇行數里卒值一人妻惧躡地已而相訊乃其夫也相見悲喜夜投僧翼翼匿之獲免焉

出冥祥記

曇無竭

宋元嘉初有黃龍沙門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艱險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賣經誦念稱名歸命有獅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



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免出大平廣記

車母

車母者遭宋廬陵王青泥之難為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來奉佛即燃七燈於佛前夜精心念觀世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日七夜獨行自南走嘗值天陰不知東西遙見有七段火光望火而走似村欲投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悟母子共談是佛力自後懇禱專行慈悲出宜驗記

邢懷明

宋邢懷明河間人為大將軍參軍嘗隨南郡太守朱循之北伐同見陷沒伺候間隙俱遁南歸夜行晝伏三日猶懼追捕乃遣人前覘虜候數日不還一夕將雨陰暗所遣人將曉忽至乃驚曰向遙見火光甚明故來投之那得至而反暗循等驚愕懷明先奉法自出征恒頂戴觀世音經誦讀不廢爾夕亦誦咸疑是經神力遂得脫免居於京師元嘉十七年有沙門詣懷明云貧道見此巷中及君家有血氣宜移避語畢去懷明追而目之出門便不見意甚惡之經二旬鄰人張景秀傷父及殺妻懷明以為血氣之徵庶得無事時與劉武劉敬文同在一巷其年並以劉湛之黨



被誅夷

出冥  
祥記

王球

宋王球字叔達太原人爲涪陵太守以元嘉元年於  
郡失守繫在刑獄防鎖堅固球先精進用心尤至獄  
中百餘人並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至  
心念觀世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  
題名光明按行品并諸菩薩名球得而披讀志第一  
菩薩名第二觀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  
此五道輪也既覺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志  
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被原宥

出太平  
廣記

竺慧慶

宋沙門竺慧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  
揚大水慧慶將入廬山船至江而暴風忽起同旅已  
得依浦唯慧慶舫飄颺中江風疾浪湧唯待淪覆慧  
慶正心端意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舫迎颺  
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逕到其岸一舫全濟

出  
平廣  
記

卞悅之

宋居士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  
十未有子息婦爲取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發  
願誦觀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卽有娠遂生一男時  
卽元嘉十四年也

出冥  
祥記



張暢

宋張暢常奉持觀音南譙之構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遂不敢害及王敗暢繫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鎖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白日釋之出談

王玄謨

宋太原王玄謨爽邁不群北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謂之曰汝誦觀世音千遍可得免禍謨曰命懸且父千遍何可得乃授云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情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既而誦滿千遍將就戮將

軍沈慶之諫遂免歷位尚書金紫豫州刺史

伏萬壽

伏萬壽平昌人宋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為衛府參軍乞假返洲四更初涉江長波安流至中而風起如箭時又夜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倏爾與船中數人同覩北岸有光狀如村火喜曰此必是陽火也迴船趨之未且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燃火者於是方悟神力焉出太平廣記

三緣山會中

旭松館藏書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二 終







